

“点赞”与“透明社会”

——对韩炳哲“点赞”观的批评

张 生

【摘 要】韩炳哲认为,“点赞”行为是透明社会的普遍评判方式,但它只是一种单纯的趣味判断,与权力无关,且仅有计算作用。但是,从“点赞”的性质看,“点赞”并不是单纯的肯定性的趣味判断,而是一种复杂的数码景观,且是权力和金钱的表征;从“点赞”和权力的关系看,“点赞”并非与权力无关,而是权力追求可见性的表现,也是权力回归到古典模式的表现;再次,从“点赞”的功能看,“点赞”不仅是计算和自我安慰的工具,还是社会规训的工具,并且更容易实施其规训作用。

【关键词】韩炳哲;“点赞”;肯定性;否定性;规训

【作者简介】张生,文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州),2022.11.131~138

引言

在当下,“点赞”是我们与人交流、与世界交流的最为突出和普遍的方式——从各类社交APP“朋友圈”中似乎是顺手为之的“点赞”,到现实生活世界里各类各样的象征性“点赞”——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由“点赞”构成的世界之中。“点赞”最初只是社交媒体Facebook设置的一个表示“喜欢”(like)的“按钮”(button),以一个表示称赞的“大拇指”为符号。如今,“点赞”的符号已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拇指”了,如含义更为丰富的“红心”“笑脸”“玫瑰”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些“点赞”符号所表达的含义大体上是一样的,即“喜欢”。很多国家指谓“点赞”的语词大多来自英语中的“like”,如“点赞”的法文为“liker”,德文为“liken”。德语中还有一个表示“点赞”的单词“gefällt mir”,是“我喜欢”的意思。中文的“点赞”也是对“like”的翻译,这个翻译动静结合,既描述出了手指在屏幕上的动作,又表示了动作的目的,非常传神。

“点赞”的普及或者说无所不在,已经让我们的

社会变成了一个“点赞”社会。作为近年来因关注现实问题而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及文化批评家,韩炳哲敏锐地注意到了“点赞”现象,但他并未对“点赞”进行专门探讨,也并未使用“点赞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或概括当下这个由数码技术建构的信息社会,而只是将其看作一种信息社会特有的现象。他对当下的信息社会有着自己的命名——“透明社会”(the society of transparency)。所谓“透明”,就是一切事物都必须变成公开呈现的、可以处理的信息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所谓的“透明”是强制性的,是一种“肯定性暴力”(the violence of positivity),“透明的暴力”最终表现为,将另类调整成同类,把另类完全消除。它是同类化的(ver-gleichend)^①。也就是说,“透明”的本质就是要求事物去除其否定性或者说将他者予以排斥,以便“平滑”地融入资本与信息的交流之中,变得可操作、可计算、可控制、可排列。因为只有在这种“透明”的状态下,社会的各个系统才能及时“同步”或者“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资本和信息才可以加速交流并增殖。韩炳哲引用作家乌尔里希·萨赫特(Ulrich Schacht)的话,指出“透明”其实就是表达

这种“同步”或者“一体化”意思的“新词”。^②透明社会将可以顺利“同步”或“一体化”的事物及其交流速度的“肯定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从而将此前具有否定性因素的社会逐渐变为一体化的“肯定社会”(the society of positivity),而“点赞”就是表示这种“肯定性”交流的最为常见的网络现象,并因此迅速扩散为社会现象。

韩炳哲指出:“肯定社会的普遍评判方式是‘点赞’。脸书(Facebook)一直拒绝引入‘拍砖’按钮(Dislike-Button),这十分耐人寻味。肯定社会避免一切形式的否定性,因为否定性会造成交际停滞。交际的价值仅仅根据信息量和交换速度来衡量。大规模的交际也增加了它的经济价值。否定的评判会妨碍交际。‘点赞’比‘拍砖’更快地促成接下来的深入交流。最重要的是‘拒绝’的否定性无法为人们牟利。”^③在韩炳哲看来,“点赞”是透明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对事物肯定性的、单纯的趣味评判,它的出现意味着肯定社会的到来和否定性他者的消失,尤其是在数码时代里,“如今,我们将自己安置在一个舒适区中,陌生之否定性被彻底清除。这里的标语是点赞(like)。数字荧屏愈发将陌生与茫然失所之否定性隔绝在外”^④。也因此,韩炳哲认为,“点赞”只是一个与权力无关的符号,一个用来表达肯定计数的数字而已。

确实,“点赞”已经成为我们用以表达态度或趣味判断的最为普遍的“共识”,这是“点赞”的“透明”之处,但实际上,“点赞”并不是单纯的“肯定”,也不是完全“透明”的,人们对“点赞”的认识未必有共识,其所蕴涵的含义要丰富或复杂得多。也就是说,“点赞”还有“不透明”的地方:其一,“点赞”并不是单纯的趣味判断,而是一种复杂的数码景观;其二,“点赞”也并非与权力无关,而是权力追求可见性的表现;其三,“点赞”不仅是用于自我安慰的肯定性的计数工具,还是规训的工具。

一、“点赞”不是单纯的肯定性的趣味判断,而是一种复杂的数码景观

韩炳哲认为,在透明社会里,“点赞”只是一种单

纯的肯定性的趣味判断,此外并无深意,“‘点赞’根本是最低级别的认知”^⑤;甚至,“单纯的‘点赞’完全就是经验的最低等级”^⑥。也就是说,“点赞”不论是在“认知”还是在“经验”上,所表示的都是“最低层次”的东西,这是一种“绝对的零度水平”。韩炳哲借用本雅明关于古典的神圣之物的“崇拜价值”(Kultwert/the cult value)和现代摄影的“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the exhibition value)的论述,认为在透明社会里,事物都变成了必须通过“展示”才能存在的商品,后者因此取代了前者,而展示价值的“视觉暴政”使得一切都图像化了,变得“可见”(visibility)了。他继而指出,供展示的图像并不提供复杂性,也并不模棱两可,而是“色情”(pornographic)的,也即一切都被曝光,一切都被剥去遮掩,一切都变得透明。因此,他认为,在审美中,“用‘我喜欢’(like)来表达的鉴赏结果不需要长时间的观察(contemplation)。充满展示价值的图片没有复杂之处。它们是明确的,即色情的。它们缺乏能够引发映像、审视和思考的不完整性”^⑦。但是,韩炳哲的这个观点并不完善,因为“点赞”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反应式的趣味判断,其自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数码“景观”(spectacle),同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而且还可能成为表达异议的政治化的景观。

一方面,“点赞”自身即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数码景观。它除了标注出人们的日常交往关系,也表征着以金钱和权力为主导的商业景观和政治景观。“点赞”在社交软件中表现出来的最基础的一面就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同时呈现出了金钱和权力对其的深度影响——“点赞”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权力和金钱的表征。一般来说,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和拥有金钱的人在“朋友圈”发布信息后,获得“点赞”的数量会超过没有相应权力和金钱的“朋友”,即使所发布的是同一则信息。与此相似,一些娱乐明星在社交软件发布信息后往往能立即获得大批“粉丝”的关注和大量“点赞”。“点赞”所构成的数码景观因此可以表现出个人的交换价值,获得“点赞”的数目的多少,可以体现出自身“价值”的高低,同时“点赞”行

为也促成了彼此的情感反馈与价值认同,通过交互式的“点赞”获得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

另一方面,在“点赞”社会里,“点赞”已经不再是人们自主意愿的表达,而转变成为一种为各种权力“背书”的行动,也因此,“点赞”由表面的“手肯”变成了实质的“首肯”。德波认为:“景观并非是一个‘图像的集合’(ensemble d'images),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⑧由“点赞”构成的数码景观同样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点赞”表面上是对公开表达的意见的赞同或者否定,其实却是对其本人的“承认”问题,主要涉及自我对他者的认可。但是当“点赞”的获得不再出自对方自主的承认,即并非出自对方真正的“喜欢”,而是变成了对对方的“求”和“确认”时,“点赞”就由个人的“喜欢”(like)变成了公开的“背书”(endorse)。这种“点赞”在形成商业性和政治性数码景观的同时,也成为“点赞”者对被“点赞”者服从的标志,“点赞”也因此从表达“我喜欢”的意愿转变为对“我服从”的确认。

这就是“点赞”貌似“透明”却又“不透明”的地方。但韩炳哲将其“平滑”地处理掉了。他意在强调,“分享和‘点赞’是使交际变得平滑的手段。否定性因为阻碍了交际的速度而被摒弃”^⑨。韩炳哲指出,“点赞”不是对他者的免疫性的反应或否定,而是对“同者”的一种肯定,因为在“‘点赞’的共同体中人们只会遇到自己,或者和自己相同的人”^⑩。韩炳哲指出,这样的空间不是“政治的空间”(Political space),因为政治空间需要有他者的存在,并且也需要与他者交谈才可能存在。但实际上,这个看法同样值得商榷,因为,“点赞”可能是“平滑”的,“点赞”的事情也可能是“平滑”的,但“点赞”自身却并不一定是“平滑”的,或者只是个使交流变得“平滑”的“装置”,相反,“点赞”作为复杂的数码景观,同样可以借助自身来表达其否定性的态度,这使得“‘点赞’空间”也有成为政治空间的可能。譬如,为了免于被追责或者出于讽刺的目的,人们常常以统一排列的“点赞”符号来表达异议——这其实是一种“正话反说”

或者“反话正说”。

二、“点赞”并非与权力无关,而是权力追求可见性的表现

韩炳哲认为,“点赞”虽然是透明社会表达肯定的交际符号,是一种“关注”的表现,但却与权力无关,并且也不产生权力。他借助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讨论表达了自己的这个看法。他承认海德格尔考虑到了技术的“集置”(Ge-Stell)作用使得语言变成了信息,而技术用来“摆-置”(stellen)事物的方式,如“订造”(Bestellen)、“伪造”(Verstellen)、“表象”(Vorstellen)或者“制造”(Herstellen)的方式,也是“权力与统治”的方式。不过,他认为,海德格尔所忽视的当今社会代表性的“摆-置”方式如“展示”等,却并非为了攫取权力,而是为了寻求“关注”(attention),并且,“关注”并不能产生权力。他提出:“展示(Aus-Stellen)或者展览(Zur-Schau-Stellen)的首要目的并非获得权力,而是关注。驱动它们的并非战争,而是色情。权力与关注并不协调一致。有权力者,自然备受瞩目,再去追求关注便成了多余之举,而有了关注却不会自动产生权力。”^⑪所以,在韩炳哲看来,用以表达“关注”的“点赞”也不会产生权力。但是,他对海德格尔的“摆-置”的“去权力化”的判断却失之片面,因为追求“关注”是权力的本性,作为“关注”最直接表现和确证的“点赞”,也由此暴露出其与权力的密切关联。

这里的所谓“权力”,在韩炳哲看来,其核心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围绕其展开的各种政治和商业的“势力”,其核心目标是追求和强化人们对它的服从,从而可以更好地驱动人们更主动地对自己进行自我剥削,以维持当下社会的平稳运行。但是,韩炳哲并未能深入到“点赞”所隐含的权力与主体的必然关联这一层面并展开批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最为直接的公开表达人们社会“态度”的“点赞”,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建构新的消费和生产主体的最新方式,从而不可避免地被权力纳入其再生产的运作机制之中。如福柯所言,现代社会的权力已经变得无微不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渗透并且实现自身,权力对“点赞”的追逐和征

用同样也可以说是无远弗届。权力的运作在透明社会中表现出了新的形式,“点赞”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与表征。

首先,在透明社会,权力不仅不隐藏自己,反而追求“可见性”,让自己更加“备受瞩目”,数码世界的权力需要“关注”,需要“点赞”来维持其存在及影响。因此,在“点赞”社会,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已经逐渐隐身的各种权力突然变得可见了,权力的自我展示和自我确认的过程也通过“点赞”直接地以景观的形式展现出来。韩炳哲也认为,人们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展示或者自我暴露为数码世界提供了“喂养”(feed)其“生存”的食粮,但他没有意识到,权力在数码世界也需要被供养,它的食粮就是人们的“点赞”——或为其提供正当性,或引导人们消费。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经常会动用所掌控的“水军”来予以自我“点赞”,以起到“示范”效应,进行“引流”,吸引更多“点赞”的投入。“点赞”滋养并强化了权力自身作为“是”或“真理”的化身。韩炳哲对此也并不否认,“(在网络世界)作为交流媒介的权力使得人们在‘不’的可能性面前,更加趋向于说‘是’。‘是’与‘不’相比要寂静得多——‘不’总是高声的”^②。他还认为,在网络世界说“不”的噪声中、在“网络暴力”(shitstorms)造成的喧嚣中,权力具有强大的“静音”(quieter)能力。但他没有意识到,“点赞”就是对权力说“是”的一种表现,就是权力已经发挥“静音”功能的结果,而权力也常在“点赞”构成的“是”的矩阵中炫耀自己“静音”的力量,让充斥着各种“噪声”的网络世界“宁静”下来。譬如,在2021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来后,因为担心特朗普在网络中持续煽动暴力,“脸书”和“推特”两个社交媒体都将特朗普的账号封冻甚至永久停用,这就是数字资本启用数码权力“静音”功能的表现。

其次,在透明社会中,数码世界的权力并非将自己隐藏起来,以“不可见”的形式存在,而是将自己凸显出来,从中获得愉悦和“手肯/首肯”,也即“点赞”。韩炳哲虽然也认为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并没有如鲍德里亚预测的那样消失了,而是在网络兴

起后转化为“非透视”(aperspectival)的“数码全景监狱”(The digital panopticon),但他对权力的存在模式的描述却仍然是简单化的。他指出,在“数码全景监狱”中,边沁描述的从监视“中心”的塔楼出发对“边缘”的囚犯进行单向“透视”的权力模式,被无中心的、网络化的相互监视所取代了: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随地被另一个人“照明”(illumination),即处于他人的“监控”之下。但是,权力转化为无中心的网状结构只是部分现实,韩炳哲没有注意到的是,数码时代的权力不仅没有隐去自己的身影,反而更加频繁地进行自我展示和自我暴露,并使自己无所不在。权力在网络世界不再是从全景敞视监狱的高塔里投射出的不可见的目光,而是像高高坐在王位上的君王一样害怕孤独,他需要自己治下的人们投以关注的目光——表达服从的目光。正是在这种可见的“点赞”中,权力确保了自身获得“承认”。

三、“点赞”不仅是自我安慰的计算工具,还是社会规训的工具

韩炳哲认为,“点赞”除了可以对事物进行肯定性的、平滑的评判之外,还有其具体的或者“实用”的功能,那就是它还是一种数码计算的工具,可以在数码世界进行可以衡量的计数;同时,“点赞”还可以起到让我们在情感上自我安慰的作用。对于“点赞”所含有的计算功能,韩炳哲不无深刻地把“数码”(digital)这个词与“手指”(digitus)联系在一起,因为前者的拉丁词根即为“手指”,“数码”(digital)的意思就是用“手指”(digitus)来计数,他由此引申出数码文化与“手指”有着直接的联系,“手指是用来数数的(zahlen),数码文化基于数数的手指”^③。他指出,运用手指发出的“点赞”不仅可以用来计算“朋友”的数目,甚至可以用“点赞”的多少和频率来衡量我们与人的亲密度。此外,韩炳哲又将智能手机的运用与“点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智能手机是数码世界的“图腾”,它就像一串念珠一样让信仰者须臾不能分离,“点赞”就是捻动这个念珠时用来计数的“数字阿门”,^④从中人们可以得到情感上的自我安慰。尽管如此,“点赞”并不仅仅是一个数码或计算的工具,它

还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规训工具。

韩炳哲没有注意到:在透明的“点赞”社会,当权力以“点赞”模式出现时,“点赞”也随之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社会规训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可以借助“点赞”行动巧妙地规范人的意见,从而让人们取得肯定性的“共识”,将某种“规范”通过“点赞”予以推广和落实。从这个角度看,“点赞”社会依然是一个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le société disciplinaire)。但韩炳哲借用德勒兹的概念,认为当下的社会已变成了“控制社会”与“功绩社会”相混合的新型数码社会,而非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当下的透明社会既打破了福柯所描述的由医院、监狱、军营等各种“围墙”构成的规训社会模式,也将自身转变为流动且无所不在的数码全景监狱,“数码全景监狱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居民们通过自我展示和暴露他们自己,主动建构和维护了它”^⑤。所以,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已经转变为数码时代的“控制社会”(The Society of Control)或“数码监控社会”(The Digital Surveillance Society)。对于韩炳哲来说,这种控制社会也是一种“功绩社会”(The Achievement Society/Leistungsgesellschaft),昔日规训社会中的“服从主体”(obedience subjects)变为了“功绩主体”(achievement subjects),其以强制性的自我剥削来追求个人的“绩效的最大化”。^⑥所以,当下的社会虽然还有着规训社会的特征,但也只是停留在每个人都将自己隔离在由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媒介终端所构成的移动的“劳动营”里,进入数码监控社会与功绩社会相混合的新型控制社会,在这里,“人们同时是犯人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主人和奴仆”^⑦。

韩炳哲的这个看法有其合理之处,但他却忽视了在数码社会,权力的规训更容易实施,不仅更可见,也更“深入人心”了。如韩炳哲本人所言,今天,“大数据”(Big Data)已经变成了“老大哥”(Big Brother),我们在数码社会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完全“透明”,我们在点下“like”和“dislike”按钮的同时,我们的“态度”被保留下来,成为透明社会里清晰的“数码痕迹”(digital tracks)。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保存下来,

每一个操作步骤都是可追溯的。在网络中,我们无时无刻不留下数字痕迹,我们的数字生活被精准地呈现。全盘记录生活的可能性使得监控(control)完全取代了信任。大数据当上了“老大哥”,对生活的无缝式的完全记录使透明社会更加完满。^⑧这也使得“点赞”本身成为一种可追溯的活动,“点赞”的肯定性运用本身也成为一种对规范的服从和训诫活动,最终成为嵌入我们意识深处的“超规范”。

福柯认为,权力就是以行为引导行为,以转变其可能性。今天无所不在的“点赞”就是权力巧妙地引导人改变自己行为的“金手指”。2021年3月,谷歌公司宣布将YouTube平台上表达“不喜欢”的“拍砖”(dislike)按钮予以隐藏,只让“up主”可见,且不对公众公开。谷歌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保护用户的心理健康以及维护小“up主”的权益,因为他们的作品很容易被人打上“不喜欢”的标记,从而感觉受挫。这个做法也从另一种角度显示了“点赞”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规训作用。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其他领域,对“点赞”的追求也使得以“dislike”为符号表达否定意见的他者消失了,进而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平滑”起来。不仅如此,生活在透明社会的人们既因此丧失了说“不”的自由,还丧失了“不点赞”的自由,譬如,今天以消费评价为名的调查就是这种强迫“点赞”的体现。一些消费调查通过承诺给予消费者某些奖励等“回报”以诱使消费者接受其“点赞”的要求,其本质就是一种软性的强迫性的求“点赞”行为。显然,“点赞”——这种新的权力运用形式似乎成为了一种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使人欲罢不能。

结语:点赞的悖论及其救赎之道

“点赞”所体现出的景观性,以及其作为权力的可见性和规训性,显示出数码社会通过数码矩阵实现的权力控制与权力规训,并演变成韩炳哲所深刻洞察的那种现代人深陷其中、身不由己的功绩社会——一种自我剥削的社会,最终让人进入了令人疲惫的“倦怠社会”。

在“点赞”社会,人们在给他人“点赞”的同时,自

己也不得不依靠他人的“点赞”来确立自身存在的“价值”，这就是“点赞”带来的悖论。“点赞”带来的或许是虚假的承认，或许是颠倒的镜像，人们都不得不面对镜像中的自己，同时凝视身后那个看不到的数码黑洞。这冷酷的数码镜像，或许就像《白雪公主》故事里那面喜欢讲“真话”的魔镜一样，告诉镜子之外人们所处的真实处境：“自我”的价值存在于“点赞”之中。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从“点赞”的悖论世界里拯救自己，逃离数码息壤的封堵？韩炳哲认为，可能的救赎之道就在于挽回和激活已经消失的他者，就在于恢复哲学和艺术的本来功能。因为，在这个以肯定为特征的数码世界，一切都被“点赞”的手指所“肯定”，一切也都因此被“点铁成金”，从而一切也都很容易地被“指鹿为马”，甚至艺术和哲学也被“点赞”化，失去了原来的功能。韩炳哲指出，“在这个‘点赞’的社会里，一切都变得讨喜，艺术也是如此”^⑨。而他所谓的“讨喜的艺术”，就是像杰夫·昆斯的艺术作品一样，“平滑”而没有阻力，失去了“他性”(otherness)和“陌生感”(foreignness)，只是对世界予以肯定而失去了否定的能力，所以，恢复艺术和哲学的原有功能就成为可能的解救方法。他认为，阿多诺所言的“对世界的陌异”(Fremdheit zur Welt)，或者说对世界的陌生性和他性的处理，就是对世界的否定，这种否定性既是“艺术的时刻”，也是“哲学时刻”，可以让人们对世界重新产生“好奇”(wonder)并且体验这种“好奇”。同时，他也赞同策兰对于艺术的看法，即艺术可以让人“茫然失所”，将人带进陌生的世界，与他者对话，从而把人从自我的镜像监狱中拯救出来。艺术和哲学有义务将“他者”从主体精神的分类网络中解放出来，“将它那使人惊讶、诧异的他性交还给它”^⑩。

对韩炳哲这个用艺术和哲学来救赎世界的梦想，我们显然有必要给出一个真正的“点赞”。

注释：

①韩炳哲：《透明性的暴力》，《暴力拓扑学》，安尼、马琰

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页。

②韩炳哲：《肯定社会》，《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③韩炳哲：《肯定社会》，《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④韩炳哲：《异化》，《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⑤韩炳哲：《对抗体》，《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61页。

⑥韩炳哲：《倾听》，《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12页。

⑦韩炳哲：《展示社会》，《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⑧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页。

⑨韩炳哲：《论平滑》，《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⑩韩炳哲：《倾听》，《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页。

⑪韩炳哲：《信息社会》，《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页。

⑫韩炳哲：《毫无敬意》，《在群中》，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⑬韩炳哲：《毫无敬意》，《在群中》，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⑭韩炳哲：《智能手机是一种支配工具，就像一串“念珠”》，<http://m.thepaper.cn/uc.jsp?contid=15296705>，2021年1月17日。

⑮Byung-Chul Han, *The Transparency Society*, Erik Butl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6. 中译本见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79页。

⑯韩炳哲：《超越规训社会》，《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

⑰韩炳哲：《神圣时间》，《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93页。

⑱韩炳哲：《生活全记录》，《在群中》，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02页。

⑲韩炳哲：《他者之语言》，《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90页。

⑳韩炳哲：《他者之语言》，《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91页。